

● 新世纪作家文库

苦水

尚景田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作家文库/张记书 曹德全主编.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12

ISBN 7-204-07097-6

I. 新… II. 张…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 218.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2789 号

新世纪作家文库(1—13 册)

张记书 曹德全主编

苦 水

尚景田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邯郸市利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 字数:140 千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204-07097-6/I·1247

全套定价:150.00 元(本册定价 14.3 元)

序

张记书

这是一个 19 岁的中学生写的作品。由此,我想到了我的 19 岁。那时,我也是个爱好文学的热血青年,并且拼命地写稿,写了一年,也只是在地区小报上发表了一首小诗。现在看来,充其量算是个顺口溜。所以,我不得不佩服这个中学生。

当 2002 年 12 月,小老乡尚景田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书稿《铃声响过》捧给我的时候,我就吃了一惊:他矮矮的个子和他掂来的“大部头”,形成了令人赞叹的反差。稿子看过,虽然嫩了些,我心里还是十分高看他。不想时隔一年后的 2003 年 12 月,尚景田又捧来一部名为《苦水》的新长篇,使我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小尚告诉我,这部稿子写了三个月,是利用暑假和业余时间写出来的。

小尚是个先天性残疾孩子,两眼平均视力仅为 0.08。由此可想,他是以怎样的意志写成了这两部小说呀!于是,我不禁想起一个人,保尔·柯察金——这位上帝的宠儿,生命的使者,他并没有死,还活着,活在许许多多年轻人的心里。

读尚景田的小说,我们分明能够十分清楚地旁观和体察得到了那种缘自于作者发自内心与肺腑的生命的呐喊,悸动蓬勃,昂扬向上,乃至淡淡的凄美,淡淡的忧伤。而那种淡淡的凄美和忧伤却恰恰正是超越作者其年龄界限的……

读尚景田的小说,不时被他编织的故事打动。于是,瞬息变幻间,一股莫名的感觉油然而生。面对现实,面对惨状,面对不公,面对缺憾,他,竟致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直率,那样的坦白,那样的从容,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不愠不火,不急不躁,不恼不怒,安之若泰,气定神闲。继续的,说他该说的,做他该做的,写他该写的……

关于文本,我想,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的风景。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纵观中国文坛,却更是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异彩纷呈,热闹非凡——今几个“新新人类”,明几个“小鬼当家”——异彩纷呈,热闹非凡。但,对于其利弊得失,我无权过问,也不想过问。

俗话说得好:人如其文,文如其人。

这部作品就是小尚的真实写照。

同样的中学生,同样的青年,尚景田就跟他们不一样了。

小说《苦水》,根扎生活,根扎泥土,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派性遗留”为脉络,以“偌大一个小不点式的既偏僻而又很是闭塞和封锁的幸福沙村”为基石,轰轰烈烈,尔虞我诈,争吵打斗,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尽情书写,畅所欲言,跃然纸上……

应该承认,这部作品仍很芽嫩。虽然是只青果子,亲爱的读者,当你“吃”下去的时候,请您在心里把它酿熟吧!也许因你的支持和包容,小尚第二只、第三只果子一定会自己长熟的!

(作者系: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邯郸市作协副主席)

1

田正平今年四十三岁了,已过不惑。他上有八旬双老,下有四个均未成年的孩子,妻子有病,长年累月靠吃药维生。生活状况十分拮据。家庭收入主要依着其所种植的三亩苹果园踉跄度日。至于说在村里小学当教师这薪水嘛,每月的五十九块五,那钱,还不够喝口凉水龇牙缝儿的呢……

然而,谁都晓得,在这偌大一个小不点儿式的既偏僻而却又很是闭塞和封锁的幸福沙村里,非钱即权,倘若要是没有这么两件宝贝,想必的话,那是万般不行的。正之为:十里一风,百里一俗!

可是,田正平就是属于那种例外的了,不仅没钱,而且没权,人又老实本份,憨厚朴拙,加之平日里滴酒不沾,串门极少,可想而知现实情况下的社交网络能够允许存在这样一颗不懂世故的沙子吗?天方夜谭也好,痴人说梦也罢,总而言之三个字:不可能!

但是,总体来说,田正平的日子还是顺利的。至少,迄今为止,他还是幸运的——一家老小挤在果园的两间小破屋里,不招谁,不惹谁,截止目前,家里虽然过得清苦了些,可还可称作是快乐的吧?

诚然,是的,田正平是有福的。别人家的娃娃既捣蛋又调皮,整天游手好闲,消磨时光,而他的几个孩子却不但孝顺父母,体贴老人,而且还个顶个的吃苦耐劳,却尤其是二小子田思文,

甬看先天性眼睛有残疾,视力相对而言要稍微低一点儿,但是对于生活,倒并无什么大碍。不仅如此,而且这孩子人特聪明,从小就立下鸿鹄之志:当作家,拿诺贝尔奖,为祖国争光。哎,你还真别说,他所投的稿子却还总能为城里边的有文化的文化人相中了呢,屡次在那些在村里人看来是作“圣地”的各大报刊和杂志接连发表,不仅使人既艳羡三分,又怀恨在心,更嫉妒不已!

话说这一天,公元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二日,天气晴朗。此时的夏季意犹未尽,强烈的太阳光还正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到处灼热,处处滚烫,灼热灼热,滚烫滚烫的。

然而,这时候,田正平携同四个孩子正在给苹果树挨个儿喷洒农药哩,妻子何静艾则独自一人坐在屋里包饺子,并准备好好犒劳犒劳孩子们,以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的意外的惊喜!

想惊喜,然而,就在此刻,郭喜娥来了。可是,奇怪的是,这一回,她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了当地就跨入田家门槛,随后叽里咕噜,侃侃而谈,尽是说些人前人后的坏话,闲话,无聊话,废话——什么谁谁是破鞋是荡妇啦,谁谁跟谁谁合穿一条裤子啦,谁谁私通犯贱啦,戴绿帽子啦,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津津乐道,不胜枚举。也不问问人家爱不爱听,就像个没事人儿也似的努动着她那张肥嘟嘟的屁股嘴,油口滑舌,喋喋不休,烦死了……

然而,这一回,她却并没有像往常那样,一如往故,而是径直走进了果园南边的一小块只栽了梧桐树的荒地里,接着就锄起了草来。

反常,很怪诞。过程中,那郭喜娥十分猖狂地居然将所有的杂草一株不落地全都仍在了当中间的路面上了。不一会儿的工夫,原本整洁的路而上已然堆起了一座小山……

小山越堆越高。

明白了,终于明白了。艰难的无奈和辛酸,这才刚刚开始哪

……

这当儿，田正平全家老小他们正齐聚在那两间极其晦暗的小破屋里研究形势，共商对策……

“这可怎么办呢？”

此时，只见田正平眉宇紧锁，愁苦不堪。并且，好像在思索着些许什么似的。

“怎么办，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呀？”

何静艾也是。急得团团转。

“娘，你可别生气，咱身体不好，要是脑子疼痛的老毛病再犯了，那可叫我们怎么办呀？”

田思梅安慰母亲道。

在家里，姐弟四个中间，数她为最大，二十岁。其余底下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分别是思文，十八岁，芷梅，十六岁，以及芷文，十五岁。

正在这时，田思文开口说话了。他说，遵照法律方面来讲，私自买卖国家土地本属违法行为，而私自在农业耕地里栽种林木以及断路更是可恨，可耻，天理不容。我们告他去！

田正平没言语，只唉声叹气地直抽烟。

烟雾缭绕，诉说着一个悲愤的梦。

何静艾说：孩子，千万可别意气用事，现在这世道都已经有了黑暗社会了，哪里还有说理的地方呀？

“娘，不是这样的。下边这些同流合污，结党营私，而到了上面……”

“天下乌鸦一般黑，还不是也都一个样？”何静艾说：现在这年月，有冤难伸有理难鸣，打起官司来把那忍饥挨饿辛辛苦苦挣得的血汗钱尽都填了无底坑……

“这可叫人怎么活哪！”

话音未落，坐在一旁的田芷文却便不禁愤愤然拍案而起：爹、娘，哥哥，姐姐，这事你们就甭管了，她浪娘们儿要是再敢贱

一下,我跟她拼了,豁出去了,大不了命对命!

“对,大不了拼了,跟他们拼了!”

田芷梅怒然,她也说。

然而,事实上,郭喜娥在这偌大一个小不点式的既偏僻而又很是闭塞和封锁的幸福沙村里,人家及其全家乃至整个家族,那威风,那气派,简直声名远播,妇孺皆知,自诩“天霸”。而在全村人看来,那却首屈一指,尊称“老虎”。当然啦,性别长幼之分还是须得搞清楚的。譬如说吧:郭喜娥是“母老虎”,那么,依次类推,当之无愧的,她的男人刘天奎就是“公老虎”,她的儿子刘小奎就是“小老虎”的吧?……

此外,在着幸福沙村的天空里,却还流传着这么一段并不算作故事的故事,并不算作佳话的佳话:据听说现在大部分人家哄孩子的技术水平已经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的改革和变化——移风易俗,一旦娃娃哭,便就再也不用装腔作势,亦神亦鬼的了,而却不恼不怒不愠不火地直接喊声“郭喜娥来了”,便就准保噤若寒蝉,一日安宁!

至于信不信嘛,亲爱的读者,那就由您了。

2

当天晚上,何静艾便拖着一副病秧秧的躯壳手扶墙面在那黑夜里人行极少的空荡荡的大街上随意地走着,走着,漫无目的。然后就摸到了堂堂村支书任记九的家里。可是,只见这小子油嘴滑舌抑扬顿挫地,又哪里说句是非公道话呀?没有,一句

也没有。最终，还是依旧免不了一无所获，失望而归……

第二天，一大早，田正平就跟何静艾一起到外村卖苹果去了。今几个行势不错，半晌午就卖完了。

然而，当他们匆匆忙忙地赶回家中的时候，路，已经给齐刷刷地用铁锹断开了……

那时候，田正平默然，欲哭无泪。何静艾却再也抑制不住内心激情愤燃的熊熊怒火，一口气跟那只叫作什么“郭喜娥”的浪娘儿们母老虎对骂老半天——骂得一个昏天暗地，日月无光，骂得一个痛痛快淋漓酣畅，并险些几将大打出手了，幸亏好心一点儿的乡邻的竭力劝解和阻拦，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性结果的上演与发生。

常言道：断人路者，断人后代，断人前程和生命。

于是，无可奈何，田正平一介书生，贫寒门第，教师出身，本便没有多大通天的能耐，却也只会（只能）厉声高呼道：

“天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天，地也，你错勘贤愚妄作地！”

唉——

奇耻大辱，奇耻大辱……

抱头痛哭，抱头痛哭……

上午刚刚吵完架，下午的时候，孙勇即便携着一帮年轻力壮的哥儿们弟兄匆匆赶到了，尽些些沦落天涯亡命徒。他们个个身长七尺，虎背熊腰，气宇轩昂，放荡不羁，豪迈奔放，并且，歇斯底里，河东狮吼：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怕谁……

然而，亲爱的读者，说到孙勇，他是田思梅在十七岁的时候所订立的一门亲事。虽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而，伴随着时光的慢慢推移，日子久了，确还真是产生了人神共泣的真挚的爱情了的——虽然，这小伙子长相上不算很帅，却在思梅那情窦初开的芳心里，是为——最美！

而且人也纯朴，也善良。

这时候，孙勇信步走到未来岳父岳母大人跟前，问爹娘咱们现在该怎样，是否有必要和他们一见高低呢，慢条斯里的。然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全都给带来了，拜把子兄弟，绝对可靠……

沉思良久，可田正平却最终还是挥一挥手，叫他们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以和为贵，说什么仁者之政，打伤哪个都不好。云云。

“老正平，就你总是老好人主义，别人都将你逼上绝路不让你活下去了，你倒还……”

说着，何静艾不禁一头扎进床铺里，呜呜咽咽起来。不一会儿，就不吭也不动了……

见势不妙，思梅、思文、芷梅、芷文以及孙勇他们不仅一涌而上：娘，娘，娘……

此刻，田正平也自对面的沙发上甩掉烟头，一跃而起凑过来，大声呼唤着：静艾，静艾，你这可究竟又是咋的了？咋的了？

何静艾无语。这时候，只见她双目紧闭，紧皱眉头，一副痛苦至深的样子。

亲爱的读者，其实谁都知道，她所得的病症，脑栓塞——切忌生气发火，否则的话，很容易的，就会夺人性命。

可是现在，老毛病又犯了。顿时，在他们那两间绝无仅有的小破屋里，紧张兮兮，为着一种唤作“不详”的气氛所相当地迅速地弥漫并彻底笼罩了……

“娘，娘，娘……”

“娘，娘，娘……”

“娘，娘，娘……”

冥冥之中，耳畔传来了儿女亲人们的一声声情真意切的爱

的呼唤,似乎听到了吧。这时候,何静艾才却不禁竭尽全力地慢慢地睁开眼睛,无精打彩,甚至隐约间竟还显现而出了几丝阴霾和恐怖。

“……”还是没言语。

这时,田思梅一口哭腔地喊叫着说要赶快去找医生,正欲起身,便被母亲那干柴一般的瘦骨嶙峋的手拽住了,死死拽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松开!

声嘶力竭,何静艾情不自禁近乎呓梦般地轻轻摇了摇头,吃力地说:不……不用了……你……你们……再……再守……守我一……一会儿……吧!……

天哪,五雷轰顶!

田正平沉默。孩子们哭得一个比一个厉害,已然泣不成声。

过程中,大儿子田思文,别看他文弱书生,可愤恼起来,一拳砸在墙上面就是一个大坑坑。并不仅在心底里暗自立下重毒誓:天不报,我报,鬼难拿,我拿……此仇不报非君子!!!

这时候,顷刻之间,电闪雷鸣,风雨大作。

这一切,都似乎好像是在暗示和召唤着些什么。

什么呢?天知道。

天知道,好人有好报,一辈子忍饥挨饿受苦难受煎熬的何静艾命不该绝——在经过了阵子的病痛的折磨和挣扎而后,她竟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了。

苏醒过来的何静艾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依偎在自己身旁的儿女骨肉一个个泣不成声的悲苦和凄凉的样子,而且就连她自个儿也是情不自禁,泪流满面!

然而,古人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俗话说得好: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于是,田正平费尽

心机朝着果园东边的围墙那儿独辟蹊径——竟然活生生地硬是给开出一条道来。如此折腾,虽然毁了不少苹果,但却宁死不求人,争了口窝囊气。值!

于是,不知不觉无声无息间,这件事情即便这样地不了了之了。

得!就先这样暂且将就着过吧,再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哩!

3

再往后的日子,陪伴着岁月的淡淡流逝,田正平一家人的生活渐渐又恢复到了原先的那种常态,只不过,无论下地干活,抑或上学写作,各司其职。然而,各司其职的同时,他们每个人的心灵上面已经铭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以至于磨人的仇恨更加地愈演愈烈,蒂固根深。

是的,为仇恨而活:他们从此以后做起事情来出乎意料地更加勤勉和卖力了……

过了中秋,园子里的苹果,除了极少数的几棵特殊品种而外,其余的,大半数都已经彻底成熟了。它们疙疙瘩瘩,累累地高高悬挂于枝头,硕大硕大的,红彤彤,圆溜溜,很是喜人,俨如一片干枝梅般,馨香四溢,沁人心脾。

然而,瞧着满园的丰收的景致,田正平不禁发出了自跟母老虎争斗以来的第一次会心的笑。

卖完苹果，方才觉得，今年的产量和价格也还确实都不错呢，至少来说，稳赚一把。而在这方面，田正平本家亲大哥，一捆子苗儿，到头来，却只收了个成本费。唉——这就是管理技术与肯吃苦和不肯吃苦的巨大差异呀——云泥之隔，天壤之别。

而后的田家可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日新月异沧桑巨变：穿好了，吃好了，不仅如此，而且，一向闷沉的田正平居然也堂而皇之地寻思着雇人拉起砖来了；不仅如此，而且，他们家思梅、芷梅和芷文乳嗅未干，竟还一本正经地开了门市，做起服装销售生意来了；不仅如此，而且，就连那个先天性眼睛有残疾的大儿子田思文毫不示弱——更是毫不示弱地兀自在家操起长篇来，以及各类殊荣和大奖接二连三地得……

如此举动，在着偌大一个小不点式的极其偏僻而却又很是闭塞和封锁的幸福沙村的幸福沙人的眼睛里，是尤物，是云翳，是绊脚石，然却更是十恶不赦大逆不道的“非法”壮举。于是，痛恨和嫉妒也就不仅势如破竹在所难免的了……

尤其是母老虎郭喜娥一家子，刘天奎及至刘小奎人等。在村里，仇敌见面，分外眼红。

秋罢，天高云淡，日朗风清。这时候，树叶已经全部落尽了。枝干上，光秃秃，荡然无存，什么也没有了。

然而，收割完了玉米以后，便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三提五统”的时候了。顿时之间，宣传磁带及鼓乐喧天，好不热闹。可是，在这无比热闹的同时，却还似乎好像隐匿着些许什么不为常人所知的别的些许什么东西也似的，不知咋的老是感觉总不大对劲儿。

亲爱的读者，其实谁都晓得，自老辈子以来，幸福沙村的风水就极邪。凡事，无论好坏是非，大小对错，村里人就老爱磨折

腾——吃饱了撑的也似的，折腾起来是没完没了！

然而，引经据典，方见端倪。可是，论说这事吧，还得要从过去谈起。更具体地一点儿说，还得要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谈起：

在那晦暗阴郁颠倒是非的动乱年月里，一会儿重走长征路，一会儿徒步大串联，一会儿红卫兵，一会儿批斗会，一会儿游街示众，一会锣鼓喧天，一会儿一亩地能打万斤粮，一会儿上级指示下来了……不明事理，混淆黑白，唉，简直就是——没法过：

- 头等人——当支书，请吃坐穿；
- 二等人——当会计，躲避风寒；
- 三等人——当连长（民兵连长），打人一马当先；
- 四等人——当正公员（生产队长），一手遮天；
- 五等人——当电工，照明就俺；
- 六等人——当保健员，吃药不用掏钱；
- 七等人——臭老九，挣工分，每月五元；
- 八等人——光棍人，看青看场，轻活是咱；
- 九等人——开钢磨，扫把土面；
- 十等人——当社员，经常喊冤……

然而，伴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升级和发展，慢慢地，在那巴掌一样大小的幸福沙村里竟也逐渐出现了革命分化，即：由田氏家族单个组成的“造反派”和由任、刘、付、王等四大家族共同组成的“当权派”……

自然的，不言而喻，他们是视若仇敌相互抵抗和对立的。恨不能将对方活生生地硬吃掉，甚而吞噬的结果是连个骨头丝儿也都不会吐出来。但而，迫于种种因素和压力，他们却又谁都不敢对谁怎么样。于是，就那样地对峙着，绝然不敢轻举妄动，就那样地对峙着，对峙着……

终于的，田家首先出手了。深更半夜，田正平的父辈儿们围坐一起商榷对策，并由当时还正念中学的田正书（田正平哥哥）亲自执笔书写大字报，什么“打到（倒）资本主义走狗”、“推翻内奸工贼政权”、“坚决拥护毛主席”、“我们当家作主人”、“拒绝接受中和”以及“一脚踹死法西斯”、“两拳砸烂反动派”云云，很多很多。大家一道，未雨绸缪，齐心协力，运筹帷幄，同舟共济，一掷千金，大智若愚。

到了翌日。一大早儿，全家出动，他们便将那些事先早已准备好了的大字报不卑不亢意气风发大张旗鼓地贴了出去。大街小巷，贴得满世界到处都是。

这下以来，可把当权派的鼻子都快给要气歪了。立时立刻，火冒三千丈。随之而后，不可避免的，便是一场狠毒的恶仗——打得是鸡飞狗跳，两败俱伤……

后来，上面派命革委会专程前来幸福沙村调查情况。也许是人为，或者是天意，他们竟十分干脆利落地便就撤了当权派的职，并连声称赞田氏家族精忠报国，爱戴共产党，拥护毛主席，这反的确是该造的，确造得好！

再后来，阴错阳差，田家竟然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幸福沙村的衣食父母官，主人；再再后来，阳差阴错，任、刘、付、王等四大家族居也歇斯底里地化作幸福沙村的革命者，造反派；再再再后来，紧接着，即便又是一阵连一阵的厮杀，一场挨一场的争斗……

然而，那时候，亲爱的读者，偌大一个小不点式的既偏僻而又很是闭塞和封锁的幸福沙村而又哪有什么幸福可言哪？甚或来说，它简直就是一副战场，鲜血的事实铁证如山，难道说还不够能使人自知、觉悟和反省吗？不能。因为，罪恶的怨恨在悄无声息间，已然结得太久，太深……

“七窍生烟叛贼死，八面玲珑闹革命。”

那边喊。

“风起云涌暴雷动，力挽狂澜涛浪起，咱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

这边说。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那边喊。

……

于是，就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台。鬼使神差，几场不畏艰难势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硬比拼而后，幸福沙村的权柄换来换去，却也终究逃不脱贫穷落后的尴尬局面。还依然是没有能够幸福起来……

白驹过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不经意间，一眨眼的工夫，三十余年过去了……

古人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诚然，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幸福沙村，相对于过去而言，确确实实地变大了，变美了，变靓了。而老一辈儿的血气方刚和中坚力量们却也便都无不在着时光年轮的推移与驱使之下驾鹤西游间或暮气沉沉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他们的香火，他们的子孙……

然而，他们的香火，他们的子孙，可却依然还是原来那样的一如往故，我行我素。动辄拳脚相加，动辄大打出手。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虽则说来早就已经结束了吧，但这骇人听闻的“派性遗留”的悲剧正还照旧不误地继续进行，继续发生，继续上演……

唉！其实呀，亲爱的读者，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冤怨相报何时了——只不过是心里明白嘴上不说罢了。

比如现在。

4

一日,吃晌午饭的时候,田正平一家人正兴致勃勃地围坐在圆桌旁吃晌午饭呢,这时候,村干部任记九、王老八以及付二多他们便来了——笑嘻嘻地向他们嘘寒问暖,假惺惺地关心起群众生活和疾苦来了。嗯,你还真是甭来这一套,酸不溜秋,谁吃呢,好恶心!

“哟!支书、村长、会计,幸福沙村两委班子中的仨员大猛将竟然一齐驾临到我们这个没能耐的小户人家里来了,奇怪,今几个太阳莫非是打西边升起来了?”

何静艾的声音。她愠怒,气儿不打一处来。

“有什么事吗?”田正平问。

趾高气扬。村长王老八:俺们是代表上级前来向你们家收钱的。

田正平:什么钱?

王老八:三提统!

去,笑话。堂堂一名共产党员,乡村干部,居然连个“三提五统”都说不清楚,这简直就是——成何提统?

“啊!你说的是‘三提五统’是吧?”

田正平脱口而出。

“嗯——”王老八自恃清高,俨然一个老王八。

“多少……”

然而,田正平话到嘴边儿才吐出俩字,却便被站在一旁的何